

自然与精神的类比

——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

《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是作者在德国攻读德语文学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于 1935 年由海得堡奥古斯特·利普尔印刷厂印刷出版。这篇博士论文的前半部分，曾于 1993 年由李永平译成中文，并在同年《外国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后半部分由黄永嘉译成中文。此次全部译文收入全集前，由李永平作了修订，译文未经作者审阅。

导 论

一 神秘主义的思维形式

把两个极端连在一起，
你们就会有真正的中心。

—— 弗·施莱格尔

诺瓦利斯^①是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同时在哲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早期浪漫主义者一样，他也把诗和哲学融合为一体。

作为一个诗人，诺瓦利斯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写诗，而是更多地企求把科学和世界加以诗化。1798年2月24日他从弗莱堡写信给奥·威·施莱格尔说：“一切科学都必须诗化。我希望

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德国诗人。

与您多谈谈这种实在的科学的诗”（第 4 卷，229 页）。^①我们从《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的补遗中读到：“一切科学都被诗化，就连赌赛中的数学也不例外……诗化世界即是建立童话世界。（第 1 卷，242、246 页）由于早逝，诺瓦利斯在其最后岁月里倾其全力所计划的一切都归于永久的失败。他既没能在《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的第二部分建立一个童话世界，也没在他的百科全书中构造一部实在的科学的诗。他的作品让我们想到一个未完成的庙宇，它的基础已经神秘地垒上了各种各样的砖石。从那些有幸建造完的部分，我们深信，要不是建筑师早离人世，一座雄伟的建筑本来是可以高高耸立起来的。这里我们所说的就是《塞伊斯的学徒》的片断、未完成的《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夜颂》、《圣歌》、百科全书的断片和残章——诺瓦利斯本来是想在百科全书中“创造一种寓于生命的科学的工具（第 4 卷，240 页）的。

在哲学史上，诺瓦利斯与神秘主义一脉相承。因为在他那里，思维、情感和意志是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思维、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不仅表现在诺瓦利斯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身上。

诺瓦利斯感到，他的使命是构建一个原初的世界，对一切科学都追溯到最终统一性的源头，召唤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所有这一切皆依凭于他诗意的“心灵”的力量。诺瓦利斯的全部作品都交织和渗透着诗意，是诗意的想像和创造。因此，无论在形式的选择上，还是在内容的处理上，我

本文所有括弧里的卷数和页数均为德文版《诺瓦利斯全集》（1928年，莱比锡）及有关人的文集的卷数和页数。

们首先要把他的作品视之为诗。

本文试图探讨主体与客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精神与自然在诺瓦利斯作品中是如何渗透和交流的，以及他的诗歌风格是如何由此产生的。我们首先要阐明建立他的风格的自然哲学基础，然后再在第二部分中研究其“风格原则”。

打开诺瓦利斯的作品，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把万事万物都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歌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线都消失了，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融合。“同在性”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和最常用的表述，它也为诺瓦利斯所信奉。在他看来，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伟大的同在性更值得注意（第 1 卷，34 页）的了。陌生的同时也是熟悉的，遥远的同时也是亲近的。

对于诺瓦利斯，在空间中，远与近、高与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一切界限皆消失殆尽。当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第一次从心中涌出对玛蒂尔德的爱恋之情时，他高声喊道：“遥远对我是多么地亲近，壮美的景色是我们内心的想像。”（第 1 卷，183 页）在谈论塞伊斯的自然风光时，那个美貌的学徒把映在水中的天空看做“一种温柔的亲密，一种亲近的象征”（第 1 卷，37 页）。尤其是在作为“诗歌圣典”的童话中，天和地自然就汇流于“甜美的音乐（第 1 卷，203 页）中”了。“无限和有限处在相互交替的关系之中。”（第 3 卷，101 页）

相互交替不仅适用于空间，而且也适用于时间，过去与未来、开始与终结、永恒与瞬间。

关于历史的法则，霍恩措伦伯爵这样说道：“只要人们能去观察一个漫长的序列……便会发现过去和未来的神秘连结，并学会从希望和回忆中构筑历史。”（第 1 卷，162 页）——孤独而

忧伤的朝圣者奥夫特丁根听见死去的玛蒂尔德从墓穴中传出的声音，这时未来和过去便“在他内心相互接近了，并且紧密地结合为一体（第 1 卷，226 页）。——在《季节的婚礼》一诗中，女王表达了她的（也是诺瓦利斯的）最真挚、“早已飘浮在这个深情人的唇边”的愿望。

如果时间友好而和善，
未来便会与现在和过去连在一起，
春天会连接秋天，夏天会连接冬天，
青年与老年在真诚的游戏里结双成对：
那么，我可爱的伴侣哟，痛苦的泉水就不再流淌，
所有感情的愿望都会在内心得到满足。

——第 1 卷，219 页

当霍恩措伦伯爵在山洞中回忆过去时，他便要吟唱

那漫漫的岁月
仿佛只是倏然而去；

——第 1 卷，159 页

而且自从他隐居山洞以来，那时光的消逝又“恍如在一瞬间（第 1 卷，161 页）。——我们再来引证一个例子：当人们观察山上“灰色的岩石和状如闪电的裂缝”时，也就会发现

为全集体例统一，本文凡说明变字体引文出处的卷数和页数外面的括弧均改为破折号。

“最广阔的历史就凝聚在短暂而闪耀的瞬间”(第1卷,229页)。

诺瓦利斯任其思想广阔地漫游,以至空间和时间也都具有了相互对应的关系。“时间和空间同时产生,而且是同一的,正如主体和客体一样。空间是恒久的时间,时间是流动的空间”(第3卷,156页)。

诺瓦利斯认为,人的一切关系在根本上都是相对的。

自然感觉一方面可能变成“一种快乐的奇思妙想”,但同时也变成“虔敬的宗教”,并给“全部生活指明方向、态度和意义”(第1卷,17页)。季节的婚礼(我们在前面已曾提及)要让“青年和老年结双成对”,而且是“在真诚的游戏”中。——“苦恼是欢乐的中介,正如死亡是生命的中介”(第2卷,349页)。——悲与喜、死与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有“最亲密的感应”(第1卷,223页)。——“真理完全是谬误,健康完全是疾病”(第3卷,37页)。——“唯心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真正的经验主义”(第3卷,123页)。——“真正的国王将会是共和国,真正的共和国将会是国王”(第2卷,52页)。——“公众是一个无限巨大的、多样化的、意趣盎然的人”(第2卷,372页)。——“男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人,正如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男人”(第3卷,81页)。

诸如此类的句子在诺瓦利斯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里所引的只是不胜枚举的例子中的几例而已。

诺瓦利斯或者是在周围世界中看见了巨大的关联状态,或者是在他认为似乎更真实的童话世界里预感到了这种关联状态。这种观看、这种情感和思维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其他许多思想家,例如在赫拉克利特、圣·保罗、老子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看到。在哲学史上,他们与其对立面理性主义者

并驾齐驱，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诺瓦利斯通常使用的那些表达，诸如“相互交替”“神秘的连结”“紧密地融为一体”等，我们也经常在其他人的著作中碰到。这些人用循环方式思维，尤其喜欢用连锁式的句子结构来表达思想。H. 莱泽冈在其《思维形式》一书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且赋予它“循环思维形式”的名称，对于理性主义的思维形式他则称为“金字塔式”。神秘主义者因其与逻辑思维的对立而遭理性主义者摒弃，但莱泽冈对他们作了正确的评价。神秘主义者以不同于理性主义者的形式进行思维，他们有自己的“逻辑”。

这种逻辑产生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就是精神世界和有机的生命世界的同一性。^①精神与生命相互渗透，其本质是同一的。通过对自然中生命过程——例如植物界的种子循环——的观察，神秘主义者获得了这一基本思想，并将其用于人类和整个宇宙。

神秘主义逻辑的概念不是派生的，而是来源于事物循环的生命的的基本形式。在这里，以往那些总是彼此对立的概念和阶段，如白昼与黑夜，光明与黑暗、精神与肉体等都被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圆环。白昼与黑夜、黑夜与白昼相互包容。一切极端的東西在永恒的循环中都彼此应和，息息相关。

从种子生长出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以后又结出新的种子，新的生命再次从种子中萌芽。从这个过程中神秘主义者得出结论：生命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生命的开始，因此二者是同一的，没有光明也就无法想像黑暗；这样，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光明与黑暗是同一的。总而言之，类比性使神秘主义思想家得出了最大胆的形而上学的定理。同时，类比性又有助于他

参阅汉斯·莱泽冈：《思维形式》，134页以下，1928。

们证明他们所获得的定理。类比性是神秘主义者的主要工具。

诺瓦利斯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思维的。他不仅思维，而且也观看和感受。“思维、感受、推论、判断、想像、观看等等都是一个活动过程，只是依据对象和范围而区分的。”（第 3 卷，34 页）诺瓦利斯不仅把观看和感受与思维同一起来，而且也把意志与行动同一起来：“真正的思维就像一种行动，而且也就是这样一种行动”（第 3 卷，135 页）。“思维即意志，或者意志即思维”（第 3 卷，261 页）。把上述思维、感受和意志同一起来，对于纯粹的哲学家，自然是很大的冒险，但对诗人和神秘主义者诺瓦利斯，这种同一却是一种统一的原初状态，据此他进行冥思和创作。

处在这样一种统一性中，诺瓦利斯既没有像年轻的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那样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分裂，也没有像蒂克那样经历过巨大的幻灭。诺瓦利斯并未囿于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浪漫主义的讽刺。在当时的志同道合者中，他是一个使一切都统一和谐的纯粹诗人和独一无二的神秘主义者。

对于诺瓦利斯来说，世界是一个永远在流动和运行的巨大有机体。一切既结合又裂解、既混合又离解、既联系又分割。同一性、相似性、亲和性，这些就是这个巨大有机体中一切事物的主要特色。例如《阿斯特拉利斯》这首诗便把这个巨大的有机体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我们摘引其中的几句：

一在一切之中而一切在一之中，
草木和石头上闪烁着上帝的形象，
人类和动物中隐藏着上帝的精神，

这一切人们必须牢牢记在心上。
不再有空间和时间排列的秩序，
在这里未来就存在于过去。

——第 1 卷，222 页

二 走向内心和魔幻唯心主义

1797 年底，诺瓦利斯移居弗莱堡，为的是在弗莱堡矿业学院潜心攻读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在弗莱堡，诺瓦利斯的精神实现了向自然的重大转折。在专业课程的带动下，1798 年的整整一年诺瓦利斯以全部精力投入了对自然的研究，这种情形就像在这以前索菲的死激发他对宗教和死亡的神秘进行冥思一样，或者就像在这以后，于 1799 年夏天与蒂克的结识而献身于诗歌一样。诺瓦利斯的气质和禀赋在下面这一点上与里尔克等许多人是相同的：深奥的、“潜在的”内涵似乎在期待着体验去揭示和显示。但他们的丰富的世界之门却需要一只陌生的手去叩击。可以说，没有弗莱堡这一时期，诺瓦利斯关于自然的思想则是无法想像的。

1797 年圣诞节，诺瓦利斯到达弗莱堡后，写信给奥·威·施莱格尔说：“的确，我又离开了诗歌，并完全潜心于自然之中。神秘主义的断片也许就是我要提供的东西”（第 4 卷，218 页）。两个月后，他告诉施莱格尔：“我还写了几页逻辑学的断片和诗体学，而且还写了一个标题叫《塞伊斯的学徒》——同样也是断片——的开头部分。只是所有这一切都和自然有关”（第 4 卷，229 页）。

自然是一部分断片和《塞伊斯的学徒》的基本主题。而且通往自然的道路也就是走向内心之路。

在诺瓦利斯看来，自然并非只是科学家研究的或者是诗人（如歌德）用眼睛看见和描绘的客观自然，而是超验的自然。

在浪漫主义者中，蒂克和 E. T. A. 霍夫曼主要把自然恶魔化，并赋予它一种可怕的力量。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仍然生活在那个隐藏于自然之后或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念世界中。海德堡派则重新发现和认识到那个独一无二的自然。

歌德从现实中推导出理念，诺瓦利斯则与之相反，他把理念抬高到现实之上。他认为：

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才能重新找到原初的意义。浪漫化不是别的，就是质的提高。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同一起来。这就像我们自己经过了一系列质的飞跃一样。然而，浪漫化过程还是很不明晰的。在我看来，把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给平凡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对有限的东西给予无限的外观，这就是浪漫化。——反过来说，这就是变得崇高、未知、神秘和无限的过程，通过这种联系，这一浪漫化过程就会被对数化。——它得到一个常用的表达：浪漫哲学。（Lingua romana）。② 相互提高或降低。

——第 2 卷，335 页

① 参阅 A. 博伊姆勒，J. J. 巴霍芬：《东西方神论》的引论。

② 拉丁文：拉丁语。

感性世界因而只是一个平庸的、表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背后诺瓦利斯发现了一个更高的世界。这第二个未知的、神秘的、无限的世界就是自然的本质，诺瓦利斯对它怀有巨大的渴望。对更高的世界来说，感性世界只有象征的意义。因此，诺瓦利斯把自然理解为符码。解译这个神秘的符码就是他的日常工作。真实的、更高的世界仿佛是蒙着面纱的塞伊斯女神。为了揭去她的面纱，就需要作一次漫长的朝圣。——人是“自然的救世主”。他必须拯救自然。

然而，何处是真正的自然？人们如何才能拯救自然？诺瓦利斯曾在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对偶句中暗示：

他成功了，他揭开了塞伊斯女神的面纱。但是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他自己。这真是奇迹的奇迹。

这就是揭示诺瓦利斯的神秘的钥匙。

正如一切对立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事物的意义只包含在另一个事物中，现在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界线也被消除了：外在世界的意义只有在内心才能找到。在《花粉》的一则片断中，诺瓦利斯谈到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关系：

对我们而言，返回自身意味着超脱外在世界。对圣者而言，尘世生活从类比的意义上看意味着内心观察、进入自身和内在的活动。所以，尘世生活是来自一种原初的反思，一种原始的进入，一种与反思同样自由的自身的积聚。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中的精神生

活产生于对原初反思的突破。精神展现自己，超越自己，部分地扬弃原初的反思，而就在这一瞬间，它第一次说出了自我。从这里人们看到，走出和进入是如何相关联的。我们所说的“进入”其实也是“走出”，是对原初状态的重新接受。

——第 2 卷，22 页

这则断片表明：1. 对于圣者——他们不是幽灵，而是那些超越了死亡的人，“是我们中间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冥界的无与伦比的人（第 3 卷，33 页）——，尘世生活即是一种内省。2. 世界中存在的就是尘世生活和内心生活的分裂。3. 我们如果进入自身，就能重新找到原初的形态。

借助这样一些认识，诺瓦利斯开辟了一条走向内心的道路。

“走向内心”这个思想诺瓦利斯开始哲学活动时便已萌芽。在弗莱堡时期之前，他就已经在思考和追求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统一了。从他的哲学研究笔记中我们得知，他试图“创造一个内心世界作为外在世界的真正导师”（第 2 卷，271 页）。“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必须完全、彻底地一致起来（第 2 卷，277 页）。因为“感性世界和精神世界实在只有在交替中才是相对的（第 2 卷，271 页）。在这一冷静的哲学思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诺瓦利斯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流露出对内心的真切需求。如在《塞伊斯的学徒》中：“一切都引我返回自身（第 1 卷，13 页）。又如在《花粉》中：

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永恒连同它的两个领域即过去和未来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外在世界是影子世

界，它把黑暗投入光明的王国。这时我们一定感到内心非常晦暗、孤独和混乱。然而，一旦黑暗消逝，那个影子世界被驱走，我们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们将享受比以前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曾经缺少精神。

——第 2 卷，17 页

诺瓦利斯真挚而迷醉般地体验着神秘的内心，他在这里找到了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伟大同一。外在世界只是影子和假象，它的意义只有在内心世界中才能找到。诺瓦利斯的独特体验在于：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陌生的，于是去追求彼岸和内心。一旦达到这个他称之为“故乡”的彼岸或内心之域，他就转过身来，俯视那个他觉得陌生的世界。^①诺瓦利斯就是如此探索着生与死的问题，探索着自然。世界被染上神秘的色彩，自然被浪漫化，并生成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一项教化自然的伟大计划制定出来了。诺瓦利斯把这个任务看做是一项崇高使命：“我们肩负着一项使命 这就是去教化大地的使命（第 2 卷，20 页）。这项使命要由魔幻唯心主义来完成。

魔幻唯心主义者诺瓦利斯一方面要求训练一种内在官能（即道德官能），另一方面又要求使自然道德化。诺瓦利斯意识到，如今人的官能过于迟钝，以致不能“真正地”认识真实的自然。相反，在黄金时代：

参 阅 P. J 克雷默：《魔幻唯心主义是哈顿贝格作品中的创作形式问题》（波恩：学位论文，68 页），1921。

……官能清晰而明亮
在熊熊大火中燃烧，
人类依然还看得见
上帝的手和容貌。

——第 1 卷，65 页

《塞伊斯的学徒》经常谈到官能的训练。这种训练的主要目标就是道德官能。道德官能这一术语是诺瓦利斯从赫姆斯特霍伊斯那里借用来的，它指的是一种能认识关系、组合……的官能。诺瓦利斯把道德官能作为最高的官能置于不完善的理智之上。在其他地方，他也把道德官能称之为良知。诺瓦利斯认为，道德官能不像其他官能那样受感性世界影响和被动，它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能力。^① 尽管诺瓦利斯把赫姆斯特霍伊斯的“道德官能的期待”说成是“真正预言性的”，但他的道德官能仍然有其独特性。这种道德心既没有确定的东西，也没有法则（如道德本身），它是一种伟大的决断。自然由它培养和教化。对此诺瓦利斯说道：

为了能够真正有道德，我们必须试图成为魔术师。
越有道德，就越与上帝和谐，亦即越具有神性，越与上帝融为一体。只有通过道德官能，我们才能敏悟上帝。道德官能是对生存的不受外在影响的感受（Sinn），是对结合的感受，是对最高者的感受，是对和谐的感受，是对自由选择和发现的、然而共同的生活和存

参 阅 N 哈特曼：《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第 1 卷，230 页。

在的感受，是对自在之物的感受，它是一种真正的预言能力（即预知，某种没有动机和激发的东西、感悟）。“感受”这个词指的是间接的认识、关系和混合，用在这里当然是不很适当的。然而，正如数值是无限的，表达也永无穷尽。真正的东西在这里只能是近似地、不充分地表达出来，即是非感受或者与非感受相对的感受。难道要我把上帝或世界灵魂悬放在天上？也许我把天空解释为道德的宇宙，把世界灵魂置于宇宙，这会更好些。

——第 3 卷，70 页

这即是对道德官能和道德感受的定义。如果我们读一下西尔威斯特和奥夫特丁根的谈话（小说在此陡然结束），我们对这一官能的含义就了解得更具体，更清晰了（只是在这里，道德官能被称为良知，道德心被称为美德）：

只有一种美德，即那种纯粹和严肃的意志，那种在抉择瞬间直接决断和选择的意志。良知寓于生动的独特的不可分之中，它使人体的柔弱标志具有生命，并能使所有充满灵性的肢体真正活动起来。

——第 1 卷，236 页

现在大概可以理解，整个自然只有通过美德的精神才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持久。美德的精神是尘世万象中光芒四射的、使万物都具有生命的光。

——第 1 卷，237 页

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就是自然的救世主，而且能解开一切奥秘。他借助于魔术，使美德作用于自然，从而教化和培养自然。

魔术是通过意志支配外在世界——我们的身体也属外部世界——的艺术，它任意地，甚至是神秘地使外在世界具有生命。诺瓦利斯的魔术不同于蜕变为秘术的魔术，因为它灌注生命于自然，创造出奇迹和不可思议的东西。秘术的魔术则是要在自然中发现隐秘的、可怕的力量去解决人类之谜。魔术师规定和安排自然；秘术师听命于冥冥之“力”的摆布。魔术师通过“自我毁灭的真正的哲学行为”超越了事物和自我，从而获得对身体、灵魂、世界、生命、死亡和精神世界的启悟。每一个魔术师都以其自身的方式通过他们的意志创造世界。这种魔幻的创造世界的意志行为让人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上帝说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在“你”外在于“我”之前，“你”已经存在于“我”之中，这是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早期浪漫主义的世界观认为，魔幻的或者磁性的生命高于有机的生命，“就像艺术家头脑中的艺术作品的理念先于艺术作品本身一样”。^①（后来的许多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家也确信这一点）在诺瓦利斯看来：

……都不依赖于自然真理。它与魔幻的或奇迹的真理相关。人们能够确信自然真理，只是因为它会变为奇迹真理。一切证明皆立足于确信。证明只是在缺乏普遍的奇迹真理的情况下的一种应急手段。所有的

里卡达·胡赫：《浪漫主义》第2卷，49页。